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通訓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監生臣王景倫

謄録監生臣周謨揚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通訓　　春秋類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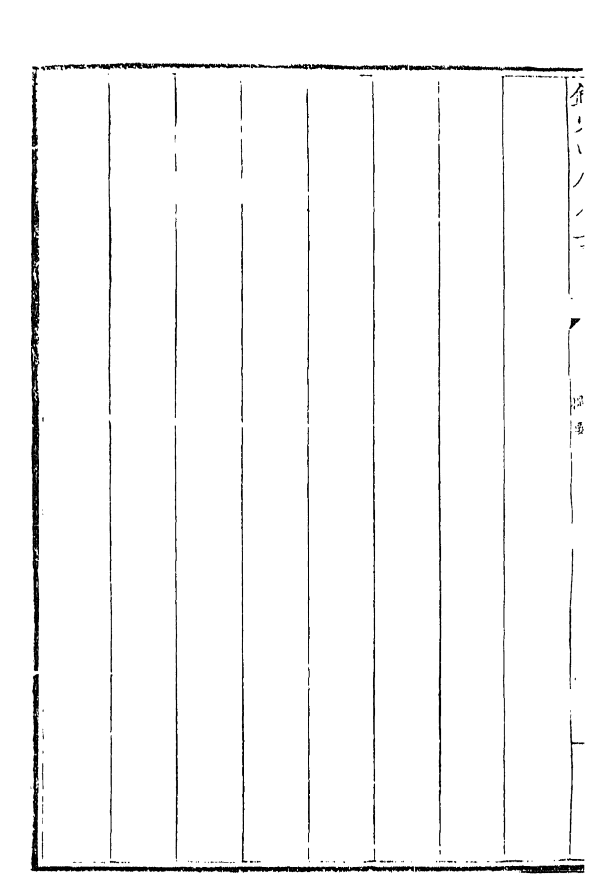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春秋通訓六卷宋張大亨撰是書自序謂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考宋蘇軾年譜軾本字和仲又蘇洵族譜稱為唐相蘇頲之裔系出趙郡今所傳軾題煙江疊嶂圖詩石刻末亦有趙郡蘇氏印然則趙郡和

仲先生即軾也蘇籀雙溪集載大亨以春秋義問軾軾答書云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左邱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言微見端末欲使學者自求之云云與大亨自序亦合葢其學出于蘇氏故議論宗旨亦近之陳振孫書録解題及宋史藝文志並作十六卷朱彛尊經義考云已佚

此本載永樂大典中十二公各自為卷而隱公莊公襄公昭公又自分上下卷與十六卷之數合然每卷篇頁無多病其繁碎今併為六卷以便省覽其文則無所佚脫也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通訓卷一

宋 張大亨 撰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元之言首也人君即位之初年謂之元年明歴數在躬首出羣衆也正之言政也一歲之首月謂之正月明奉若天道垂法布政也諸侯之元年得繫于嗣君者俾因天時之變以致維新之命也正月必繫于時

王者俾奉天子之政以治所分之民嗣君得有其年不得有其政不可異政也王獨加乎春不以加四時四時不可偏舉也昔堯授人時舜協時月正日夏商重黎世叙天地周太史正歲年頒告朔帝王承天統物一海內之尚在此諸侯守之毋敢輒變亂也周衰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天子法度之籍諸侯惡其害已往往去之獨未聞有變亂王正朔者豈以不足為之重輕故置而弗爭邪聖人幸正朔之猶存則以明

天命之未改因諸侯之未敢變亂則以明天下之有
奉故春秋紀年之首必特加王焉使亂臣賊子知天
命未可與而諸侯之心知天下有所宗而聽賞罰之
命一有不遵則蔽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故曰
春秋天子之事也以諸侯之史而行天子之事故曰
罪我者惟春秋也　公何以不書即位隠桓皆庶也
立庶以長國有長庶舍之而立其少此恵公之罪也
國有世子已無君命不辭諸大夫而攝居其位遂有

其國人此隱公之罪也成王之初周公以冢宰攝政非攝居其位也王既長而復之辟非遂有之也然則隱之所以異於篡者無幾矣即位者正始之道有天下國家之本也其為禮也甚重當行而不行謂之失位不當行而行之謂之竊位繼正而立所當行者也繼故而立所不當行者也以隱為繼正則國有世子以隱為繼故則惠以道終特以已立之非正而廢其禮焉是亂其本始也何以能終春秋之紀人事也致

嚴於君親之分所以别嫌明微尤詳於授受廢立之際幽王黜宜臼而立伯服周所以東遷惠公舍長隱而立少桓魯所以失世禍亂之原孰大於此是以春秋興起平王魯隱之事將以正其本始本始旣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得而正也齊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此春秋造始之說也或謂平隱之時相接隱公之讓可貴是未之思耳平

之末而隐方立所接幾何桓當繼而隐攝居安得有讓先王經世之意豈真爲是發哉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元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桓元三月公會齊侯云云于稷以成宋亂桓二八月公及戎盟于唐隐二○按經隐公二年八月公及戎盟于唐原本誤作九月今改正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閔元三月及晉處父盟文二○按經及晉處父盟乃文公二年事原本誤作三年今改正夏公會齊侯于平州宣元

會盟嘉禮也非在喪者之所可行而春秋之世率多行之外諸侯在喪而會者凡十桓十五齊僖十三陳二十八齊陳宣元齊晉二十四杞昭四襄五陳八鄭十六滕盟者十有四桓十二鄭僖五許八曹九宋二十五衛二十八齊文十四陳成五衛十八邾襄三鄭二十齊定三邾四陳其越禮畔道之由固不可悉舉若魯之五君則皆有謂為之也或曰春秋國君不以正立諸侯既列之會盟則國人不可復討此哀世息爭之法非先王已亂之道也隱桓宣之立可謂不正矣亟欲求好於諸侯以定其位故越

禮畔道而爲之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元許叔入于許桓十五蔡季自陳歸于蔡十七紀季以酅入于齊莊三蕭叔朝公二十三祭叔來聘二十三

禮列國及寰内之君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列國之未賜者許蔡是也附庸之未賜者邾酅蕭是也寰内之未賜者祭是也是皆天子命之國而未命之爵者也以視諸侯則未爵以視卿大夫則有國

者也於是以字通于春秋盖諸侯子男而上以爵為尊其卿大夫以名為正故未命之君以字通也

鄭伯克段于鄢元

段公子也而不謂之公子公弟也而不謂之弟傳以為失子弟之道也然楚比弒君而稱公子宋辰叛國而稱弟何哉夫衛州吁陳佗齊無知莒展輿已簒而立者也衛公子晉鄭公子突齊小白陽生莒去疾蔡季始入而立者也齊子糾邾捷菑嘗納以為君而弗

克者也故皆舍其子弟之稱段欲簒而未得者也大都耦國有其兵民之衆如二君然非復在子弟之位故絶其稱耳絶其稱者不以子弟道也君討臣未有書克者段不死僅能勝之也亦未有書地者段據鄢非復鄭有也不曰伐不與為國也不曰敗不使敵君也象日以殺舜為事舜封諸有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不得暴彼民焉故於瞽不失其孝於象不失其愛今鄭伯知段失道而不制其極至於毋縻而弟

奔賊君臣父母兄弟之義又豈止失教而已乎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元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四○按經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乃桓四年事原本誤作三年今改正

王臣之常稱或官或爵或氏或字貶則人之甚則又名之此宰也既舉其官又斥其名何哉夫隱公少先君之世子而代其位桓公弒已立之成君而奪之國亂君臣父子兄弟之倫於其始也天子不能討反致使焉夫不正其位而周於賵贈之末禮不誅其亂而

敦於聘問之小惠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宰以道佐王治邦國者也位高故所繫大任重故受責深令不務引其君以當道而躬為行其非禮宜其以名斥也不然則王之諸臣居卿大夫之位任非禮之使者多矣不皆見斥於春秋也

及宋人盟于宿（元）及齊高傒盟于防（莊二十二）會陳人蔡人云云盟于齊（僖十九）會王人晉人宋人云云盟于翟泉（二十九）及晉處父盟（文二）及荀庚盟及孫良父（按經成公三年及孫良父

盟原本誤作孫林父今改正 盟成二及郤犨盟十一及宋向戌盟于劉襄十五

魯與外人會盟而沒其主名者其人敵也士與士卿大夫與卿大夫是之謂敵士與卿大夫卿大夫與君是之謂非敵會盟敵道也下不敵上臣不敵君正也士敵卿大夫伉也臣敵君悖也戚宣叔曰大國上卿當小國之君小國亞卿當大國之上大夫古之制也傳亦曰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又曰叔老會鄭

伯為夷故也襄十六夫武王勝商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國之大小自因其爵春秋之時則以彊弱為小大然五等之高下固自若也宣叔謂衛於晉不得為次國魯衛匹也然則處父盟公何以見黜于春秋邢虢公晉侯朝王王同其賜傳以為非禮許男卒于師齊桓葬之加一等傳以為有衮斂者是知五等之高下者先王之舊典也以彊弱為小大者東周之末造也春秋以先王之典繩末世之亂者也故外大夫會公則

人其大夫以甲公浮來蜀澶淵否則兼諸侯也洮向新城戚名陵

彼已之有故也見下其或以貶之也公會楚嬰齊內大夫會

諸侯則黜其名以甲諸侯幽女栗否則兼大夫也折垂歛盧

打邢邱彼已之有故也見下其或以貶之也歸父會楚子鄄之

盟吾大夫專焉莊十九以非君命故不嫌於非敵此所

以導名分也

祭伯來元州公如曹按經州公如曹為桓公五年事原本誤脫春寔來桓六齊

仲孫來閔元春介葛盧來冬介葛盧來僖二十九白狄來襄十八

春秋志外之君臣来接於我者朝曰来聘以他事至者則各以其事名之非此數端則曰来而已耳禮寰内諸侯不外交祭伯之来不以王命是外交也禮臣非君命不越境仲孫之来不以君命是私越也且其来也無所事則其志焉何也祭伯雖不當外交我以敬王之道見故賓而録之所以尊尊也仲孫雖不當越境彼以卹我之道来故進而録之所以親親也然而弗與其朝聘焉所謂不以禮假人也州公委國於

杞而為魯寓非太王紀季之義自致於覆宗絶祀故不以賓禮言之謂之寔來也介葛盧一歲再朝于我失朝事疏數之節自抵於敗常黷禮故不以君禮言之名之葛盧也夫葛盧白狄皆有慕中國之志而不能自託於禮雖勤身修敬猶為非禮之禮也祭伯仲孫皆有親小國之心而不知仗義以行雖講信修睦猶為非義之義也故人君大臣之舉動不可忽也

公會戎于潛〈二〉公及戎盟于唐〈二二〉〈桓二〉邢人狄人伐衛〈僖十〉

八齊人狄人盟于邢二十衛人及狄人盟三十二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文八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宣十五白狄來襄十八楚子蔡侯云云淮夷會于申昭四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十六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哀四

詩序稱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春秋之世王者之迹熄小雅不止於盡廢也蓋已亡之矣四夷不止於交侵也蓋與中國並矣聖人慮天下之胥無道也於是乎作春秋春秋之志四夷必外而卑之雖

吴楚徐越其先皆令德之後以其自陷於異俗亦弗假也其見於經者戎有七狄有三夷有一皆嘗為諸侯患也齊桓攘之趣能衛諸侯而已故孔子有微管仲之嘆蓋言管仲之功大有稗于諸夏也然此數者或有自見於會盟者春秋通之人其人是也或有自抵於滅亡者春秋閔之子其君是也人其人者非謂其合禮也善彼之不以兵鬬也狄伐衛稱人者以連下救邢盟故子其君者非謂其可存也惡吾之不以德服也自晉滅

諸戎其患少息而牧伯之政乃爭於吳越於以知中國之微也

紀裂繻來逆女伯姬歸于紀二 叔姬歸于紀七 紀伯姬卒齊侯葬紀伯姬莊四 紀叔姬歸于酅十二 紀叔姬卒二十九 葬紀叔姬三十

伯姬嫁紀無幾何而叔姬復歸于紀是蓋伯姬之娣也夫志歸志卒志葬者夫人之禮也諸侯元妃攝治内事猶不得匹其嫡況嫡存乎妾子立得為其母廟

則志葬猶不得祔于祖姑況無子乎嫡妾者有家之大分先王嚴於其別所以防嬖孽杜僭亂也末世易之亡國敗家鮮不由此方世之治也妾知命有貴賤能盡其心其詩曰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及其亂妾上僭夫人失位其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令姪娣之微而治以夫人之禮此春秋所以盡其辭也凡有甚美有甚惡者春秋必盡其辭焉以謂辭不盡則道不見也辭盡矣其為褒貶亦盡也此學者所當深考也

夫人子氏薨

邦君之妻命於天子然後謂之夫人諸侯無二嫡妾雖貴不得承先祖供祭祀故不命於天子妾雖有子不得體其君羣臣不為服不祔于嫡祖姑故不可稱夫人仲子惠妾母也惠公雖尊以為夫人然葬而不謚子氏隱妾母由隱為君亦夫人之然亦不謚不書葬是皆知其不可為也夫既尊之為夫人矣而不謚不書葬則安在其為尊之也人孰不欲尊其親尊之

不以禮則辱之者人孰不欲愛其親愛之不以禮則陷之者也是故君慎於為禮也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以為孝矣隱公之不得為孝也猶有畏禮之心焉至文宣襄昭則又肆為之矣

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 桓公二食 莊公四食 僖公三食 文公二食 宣公三食 成公二食 襄公九食 昭公七食 定公三食

日食度數也有謫青存焉君子不謂度數也以天事

言之則陰侵陽以人事言之則臣掩君之象也故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是以人主惡之春秋紀日食之變三十有六而襄昭之世居其半襄或比年而食或兩年四食二君享國與莊僖同久而日變之多如此學者求其說而不得則曰襄之立也纔免於懷昭之立也童心未去當其國者大臣也擅其命者權臣也顧安得不然則日為一國變耳為一人變耳如天下何書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此聖

人所以為知天也傳謂日食惟正陽之月則忌非分至之月則災而詩刺十月之交亦孔之醜則二說之不然審矣然昭公之世日食正陽季孫意如以為非災君子以是知其不君君也

尹氏卒三尹氏立王子朝昭二十三尹氏召伯毛伯奔楚二十六

公會尹子單子云云伐鄭成十七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隱元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桓四

公會宰周公云云于葵邱僖九

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僖三十

大誥曰尹氏御士常武詩曰王謂尹氏節南山詩曰尹氏大師尹氏者王官之長宰輔之任其曰氏者猶侯氏師氏也天子之為政者惟六卿耳三公宰尹選於六卿兼為之以論道則曰公以摠百官則曰宰以長庶工則曰尹書稱周公位冢宰又曰周公為師春秋稱宰周公此宰兼公者也書曰乃同名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此卿兼公者也詩稱尹氏大師此公為尹者也春秋書尹氏召伯毛伯此尹為卿

者也大保位五卿之上公爲宰故也尹氏列二卿之上尹爲長故也三公宰尹特高於卿大夫故得以其官通得以其官通故不復以字行也諸侯之卒與奔皆名之三公宰尹位諸侯之上故雖奔卒不復以名書也傳曰尹氏者譏世卿也夫大誥成王之初也二詩宣幽之世也已謂之尹氏則不獨春秋為然然則又稱尹子何也尹氏以其官得邑于王畿因以命其邑所謂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也

武氏子來求賻 三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桓五

禮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又曰外諸侯嗣也內諸侯祿也然則天子之大夫與寰內之諸侯皆得世其祿者也武氏者天子大夫之命氏者也猶曰崔氏也仍叔者寰內諸侯之未爵者也猶曰祭叔也其曰子者世祿之嗣也以其世祿故武氏子繫之父氏仍叔子繫之父國繫之父氏而不以字通知非世其爵也繫之父國而不曰世子知非世其國也夫世祿之

子未命於朝而畀之使事豈所宜哉棫樸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所以能官人也官人國之急也治道之所由廢興也官非其所宜官求非其所宜求聘非其所宜聘是皆文王之罪人也

公及宋公遇于清 四書遇六

春秋記諸侯之事有會有盟有遇皆天子見諸侯之名也會時見也盟殷同遇冬見也傳載先王之制與

文襄之令惟朝聘會盟是辯而遇不少見則遇其禮之簡歟禮簡而志者惡其名之不正也孔子論為政之所先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其極至於民無所措手足可不慎哉

葬宋穆公三

衛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命為貞惠文子然則古者將葬而謚謚必請于君故諸侯之謚天子命之天子之

謚天下命之諸臣之謚其君命之命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春秋之世君臣之謚率出於一二人之私意然其間如楚共王衛靈公共世子孔文子之類亦兼取當時之公議則先王之澤蓋猶有未竭者聖人不盡黜焉故葬而無謚所以定名實之是非葬而稱公所以申臣子之忠厚

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四 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十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宣元 僑如以夫人婦

姜至自齊成十四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襄二十七意如至自晉昭十四婼至自晉二十四

世族者卿大夫之所貴也天子之臣以爵為尊以字為正故名之則為貶諸侯之大夫以名為正以族為寵故去之則為貶令數子之貶何也州吁弒君而虐用其民請會于諸侯而求定其位魯師會之是助亂也鄭伯以王命討宋而不自將諸侯承王命伐鄭而不躬行魯師從之是慢命也宣公殺世適喪未練而

成昏成公即位國無事十有四年而不娶豹也君不在會而合羣大夫以為盟意如也婼也為國見執受樂王鮒之紿而弃禮以歸畏士彌牟之逆而詭謀以免此數子之罪也數子為國正卿不能引其君以當道而助成其非禮不能以義自勝而茍合以求容於是乎黜之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則不敬莫大乎是翬遂僑如之謂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意如婼之謂也然則春秋之大夫未

賜族者衆矣柔溺鄭詹　莒慶之類皆貶乎曰非也前曰翬後曰公子前曰公子後曰遂前曰叔孫曰季孫後曰僑如曰意如曰婼夫是之謂貶

衛人殺州吁于濮四　蔡人殺陳佗六桓　齊人殺無知九莊　楚人殺陳夏徵舒一宣十　晉殺其大夫里克十僖　衛殺其大夫甯喜十七襄二　楚子蔡侯云云伐吴執齊慶封殺之四昭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一十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三十

弑君之賊其罪一也在官者殺無赦在宫者殺無赦

其殺同也殺之有正不正故其辭異也州吁陳佗無知徵舒慶封殺以其罪正也故不以國君大夫公子道也三篡君皆踰年里克甯喜蔡般楚比殺不以其罪非正也故猶以國君大夫公子道也彼皆弑君而戮矣而曰不以其罪何也晉之殺克求自免也衛之殺喜惡其專也楚之殺般欲縣其國也棄疾之殺比欲攘其位也故曰不以其罪也殺不以其罪則猶以國君大夫公子道之是賊未之顯討也君子之於人也覩過

必以黨察獄必以情觀過不以黨則邪有疑於正者矣察獄不以情則名有亂於實者矣以仁誅不仁其究歸於仁以不仁誅不仁是亦不仁而已矣以無私治私其究歸於無私以私治私是亦為私而已矣此春秋之所深辨也此楚子棄疾所以不得從討罪之文也楚子以名書弃疾以相殺書

衛人立晉四尹氏立王子朝昭二十三

有天命然後為天子有王命然後為諸侯世子誓於

王而後繼立是以王命立者也非世子則必請而後定其位是欲有所受之也晉翼後見逐而武公立其大夫為之請命于天子之使故其詩曰安且吉也魯閔公遇弑而僖公立季孫行父為之請命于周故其詩曰思無邪也今州吁死衛人不告於王召公子晉而私予之國晉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國人非安無邪之道也是以公子晉王子朝不同事而同辭不同惡而同罪晉得國人之心朝恃權臣之助不同事

也晉無君而入嗣朝有王而篡立不同惡也然皆志之曰立其罪均故也

葬衛桓公五州吁弒葬我君桓公桓十八齊殺葬齊襄公莊九無知弒

葬陳靈公宣十二徵舒弒葬蔡景公襄三十年世子般弒葬蔡靈公昭十三楚殺

葬許悼公昭十九世子止弒葬蔡昭公哀四盜殺○按經葬蔡昭公乃哀公四年事原本誤作襄公今改正

春秋之世人君不以其道終者凡三十有五而志葬者纔八人耳衛桓齊襄陳靈之賊討得其正葬故無

疑也弒魯隱者公子翬也弒齊莊者崔杼也魯討寪氏楚討慶封而不志葬弒蔡昭者盜翩也蔡討公孫姓而志之此其可疑者也殺魯桓者齊襄公也殺蔡靈公者楚子虔也齊弒襄楚殺虔而志葬殺齊舍者公子商人也齊弒商人而不志之此其可疑者也弒晉靈者趙盾也盾未討故不志葬弒許悼者世子止也止未討而志之此其可疑者夫人君不以其道終蓋有内外之别焉禍發于已國謂之賊賊者臣子所

當討也當討而不討於是乎沒其先君之葬所以責臣子也禍發于他國謂之讐讐者臣子所當復也不幸而不可復於是録其先君之葬所以赦臣子也夫討賊者其事可必故不必如衛人之殺州吁然後謂之討苟不正其法（里克甯喜）不顯其誅（慶父宋萬）猶不討也此責人以忠之道也復讐者其事不可必故不必如吳人之入越然後謂之復在彼者苟可以假手在我者苟可以藉口（楚虔齊襄）猶既復也此待人以恕之道也不

責以忠則臣子之義廢不待以恕則怨毒之禍深是以魯隱齊莊之賊不得以誅甯慶免而魯桓蔡靈之儺得以弒衰處釋也蔡昭之賊盜也臣之貴者為之黨盜不足討而討其黨所以申臣子之志也非翬慶比也齊舍之賊親也弒而代為之君君固不可討而討失於其始所以繩臣子之慢也非齊楚比也世子止非弒也被之以弒名所以訓天下之孝於親者也故以志葬明之趙盾非弒也被之以弒名所以訓天

下之忠於君者也故以再見明之翬遂再見明與桓宣同惡且非經所志此數端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為後世泯君臣之義者之戒也可不察乎若鄭髠頑楚子麇齊陽生遇弑而不謂之弑應不志葬而志之此春秋新意聖人予奪之權在焉蓋不可以一理貫也

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　五

仲子之卒周人歸其賵則知仲子既葬矣子氏之葬

春秋不志則知子氏不祔矣隱公終喪以其母不祔知仲子亦不可祔故為之改築宮也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立廟恵既君矣而不廟其母是變先王之禮也禮非夫人不得體其君仲子妾也而獻六羽是易先王之樂也夫祭者禮之重舞者樂之成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先王為是故為之名數立之典則與天下後世共守之諸侯變禮易樂則斥罰加焉所以杜僭妄慎改作也孔子曰禮樂自諸侯出蓋十

世希不失矣僭之自上效之在下僭之自令效之在後煬武不當立而立桓僖當毁旅泰山舞八佾以雍徹不在諸侯而在大夫之家不在隐桓而在定哀之世是以君子慎其始也宫或言考或言立考之言成也要其終之辭也立之言實也本其始之辭也仲子之宫立而緩故於其成終譏之煬武之宫不當立而立故於其始實譏之

十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　五　冬宋人取長葛　六　春公伐

邿三月甲戌取須句 文七

聖人之於取舍顧豈易哉苟義可取雖天下之大吾斯受之堯舜是也義苟不可取雖一介不屑焉伊尹是也此參其在已者也取之而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取之而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此參其在彼者也然春秋書取者皆惡其不以義得宋之不可取於鄭猶魯之不可取於邿也伐其國圍其邑踰歲閱時而後得志是不參彼已之分而玩兵以肆貪也此聖

人所以盡其辭也

鄭人来渝平（六）公會齊侯云云于稷以成宋亂（桓二）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宣四）宋人及楚人平（十五）暨齊平（昭七）及齊平（定十）及鄭平（十一）

平與成皆平也有平者有平之者周禮設官使和諸侯之好周公命蔡仲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先王務使諸侯之和也欲其有同寅協恭之心無乖爭陵犯之變也周衰諸侯驕恣怒害相高

修怨釋憾之兵曰尋而不知止能易怨爲平者葢寡故鄭人見取於更成更成者改過也莒人見疾於不肯不肯者怙終也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彊仁渝平近乎仁無所避求及平近乎智及我欲之暨平近乎畏罪也暨不得已孟子曰君子修其身而天下平又曰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桓弑兄而自立身不修矣安能成宋亂宣殺適而自立已不正矣安能平莒怨終之成宋以賂平莒以兵春秋所以正其辭也

滕侯卒七

禮諸侯始薨小臣稱其名以復復欲其審故雖名之而不嫌名之者致寃氣使勿逸之義也君卒而赴於他國亦欲其審故名之名之者慎傳世防禍亂之道也其所以為慎傳世防禍亂何也曰今之卒者吾舊君某也昔之會盟于某者也是使敵國知吾先君未嘗失位也知吾國未嘗改立也知吾嗣君即先君之子若孫也一有不然則敵國將詰其由矣臣子將任

其責矣是豈非慎傳世防禍亂之道乎然春秋所志滕也薛也杞也宿也秦也其君之卒或有不名者滕薛自昭而後杞自襄而後則名之秦自昭而後則不名也至於宿惟一見耳國遠或微赴有詳畧史從而志之非善惡所甚繫者聖人不加損焉或謂君沒臣子斥其名以赴於外非人情也是不然古者卒哭而諱惟爾元孫某是也方其未諱雖君臣同名而不嫌衛齊惡衛侯惡是也後世廢禮而徇情乃致嚴於此

耳

城中邱七凡城二十有五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子服景伯曰民保於城城保於德此言有國有民者當務以道和之以德保之民和德至而城自固矣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恃德與民也如是何城之有及其卑也天子不能以諸侯為衛諸侯不能以四境為安乃始恃城以自固焉夫無德以和民而徒恕其守

備與恃此以固國而不知本於德者皆危亡之道也
莒渠邱見襲於齊楚囊瓦見鄙於沈尹是也故凡城
之云者皆譏其不務本也時不時末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七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桓十四 衛侯
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成十 稱兄弟十有三

公子一也有諸父焉有兄弟焉諸父尊也兄弟親也
人君絕期故諸父兄弟不得以屬通凡曰兄弟者皆
以明親也親雖有不善而猶謂之兄弟是猶可以兄

弟道也年語黑背以君弟而任國事不以其賢而以其親弟之寵也年生無知語為子人氏黑背生剽無知實弑君子人實遠君命剽實篡國故春秋推其禍亂之本早正於寵以任之之際焉君子之愛其子弟也弗納於邪衆人之愛其子弟也假之寵利公弟叔肸生賜之氏（宣十七）陳侯之弟黄權偪其卿（襄十一）衛侯之弟鱄處廢置之任（襄二十七）天王之弟佞夫能使衆臣立已（襄三十）秦伯之弟鍼富如二君（昭元）陳侯之弟招殺

適立庶（昭八）衛侯之兄縶能奪大臣官邑（昭二十）宋公之弟辰能挾大臣去君（定十）是皆寵以任之之過也故春秋正其辭焉不然則陳招哀公弟也何以先稱公子（昭元）宋公子地景公兄也何以不謂之兄乎

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七）

戎朝周知發幣于公卿是慕諸夏之禮也凡伯弗賓而王不之討則周無來遠之德矣凡伯出聘假道於衛是將天子之命也戎伐之而衛不之救則衛無尊

王之心矣相鼠刺無禮也其詩曰不死何為君子謂衛文公之臣有必死之道焉凡伯以之單襄公聘楚過陳而候不在疆司寇不詰姦君子知陳有滔淫之禍焉衛宣公以之伐者上討下之辭也以歸者不復及之辭也

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入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元〉祊許皆受之天子其不可相易明也謂天子不復東巡而遺人助祭之邑猶可道也謂己不復更朝天子

而遺人朝宿之邑不可道也周之盛時十有二年王乃時廵諸侯朝于方嶽或不廵守則六服朝于京師故王不東廵猶可道也一不朝則黜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故已不朝天子不可道也鄭畏棄祊故言来歸（如我故地）我嫌取祊故言入（有而弗居）鄭難取許故言以璧（如玉質田）魯難棄許故言假（未絕之辭）然則二國之惡非昧義為之乃犯義者也非無羞惡之心而為之乃詘於利者也夫昧義而無羞惡之心細人

之事也其罪小知羞惡之為義詘於利而公犯之姦人之事也其罪大此所謂婉而成章

公及莒人盟于浮来八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莊九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許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成二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襄二十六

此外大夫會公人其大夫以卑公之謂也或謂公與大夫會盟其沒公者非諱內則厭外其不沒者非深

譏則我所欲也是蓋不原其實不究其始卒者也會于已國之外則人大夫而申公言彼以衆從我無嫌也君臣同辭故不名也會于他國之中則黜大夫而沒公言我非往從彼遠嫌也君臣異辭故名之也處父二者皆所以尊君也非諱與譏也齊大夫不稱人無君也鄭良霄不稱人伉君也無君則有當國之義伉君則有殺身之咎此所謂彼之有故者也嬰齊不稱人所謂外之也

天王使南季來聘　九　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宣十○按經天王使王季子來聘乃宣公十年事原本誤作一年今改正

凡以爵氏名字通于春秋者天子之卿以爵不以氏　六命在子男上毛祭之類　稱氏者大夫也　南季家父王子之類　天子之大夫以字不以名　四命與公之孤等父季之類　稱名者命士也　劉夏石尚　諸侯之卿以氏不以官　公子公孫仲叔之類　稱官者孤卿也　四命宋司馬司城是　以名不以字稱字者貴且賢之也　季子高子　天子建國胙之土而命之氏故氏早於爵幼名冠字五十以

伯仲故名甲於字天子之臣貶則人之又或斥其名諸侯之臣貶亦人之又或去其族皆所以明貴賤序少長别賢否辨榮辱先王馭臣之要也易之則為亂名故有天下國家者所宜謹也

公會齊侯于防 九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 十 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十 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十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十

書胤征曰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

征由是言則鄭伯承王命討有罪當自將也詩出車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由是言則齊魯之君聞王命佐鄭伯當自行也其始也定謀于防戒師期于中邱正也已而委之大夫非也其終也魯敗宋而取其二邑鄭伐戴而取其三師得邑與師歸之天子正也已私有之非也然則二國者慢天子之命而急於從利假討罪之師而貪以封已者也明天子在上方伯修其職諸侯敵所愾于是有加地

進律之賞未聞以王命討不庭而自利之者也此春秋所以盡其辭也

公敗宋師于菅十書敗十六戰而敗績十五戰不書敗八不戰敗績一

言敗不言戰者不俟乎戰也言戰不言敗者不至於敗也師徒未得陳客主未得通卒然相值而勝之則曰敗其師其不曰師者示貶之也敵既陳矣情既通矣定其期而交兵則曰某日戰于某其不言日者示

貶之也戰而曰敗績者甚言其敗也不戰而曰敗績者不與其戰也是故君子之論兵也曰善為國者不師不師則無兵也善師者不陳不陳則無戰也善陳者不戰不戰則無敵也善戰者不死不死則無敗也善死者不亡不亡則無敗績也由前三者湯武之仁義也由後兩者桓文之節制也春秋所志惟敗及敗績為多則桓文之兵蓋鮮況湯武乎此之謂無義戰

滕侯薛侯來朝十一郳人牟人葛人來朝桓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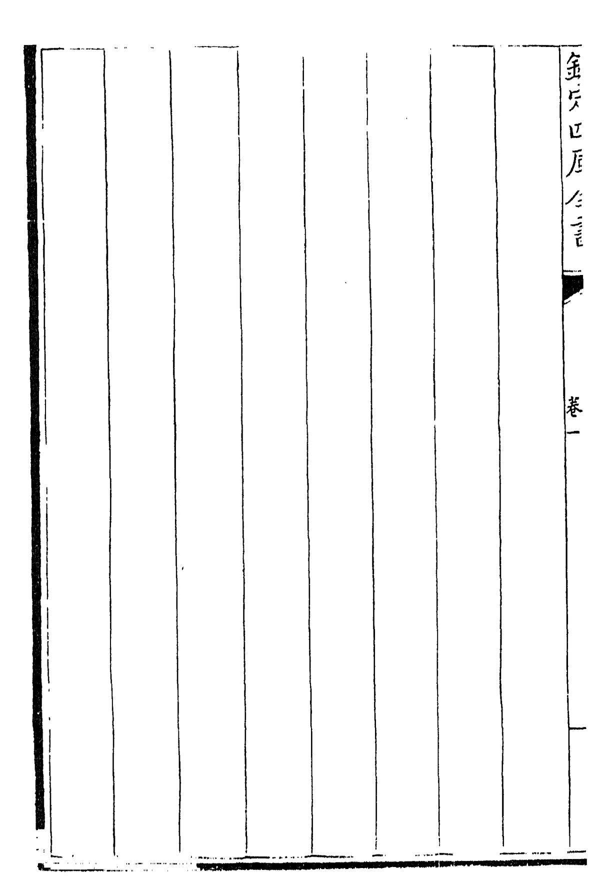
滕薛畀至郳犂來亦畀至滕薛曰侯郳犂來曰人何也諸侯衆至而旅見之二伯各自其方率之以入受舍于朝而别其姓此天子見諸侯之禮也隱公倂朝二國以姓為序既僭天子矣桓公又倂朝三國僭之甚也二國並進可道也三國旅進不可道也以其不可道於是人之人之者若其國之微者焉微者之朝不志于春秋由其言朝則知非微者由其不稱君使則知非世子也然則三國有過乎曰使其君交鄰國

有道其臣相其君以禮則區區之魯又豈能畢我哉

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十一〇按經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原本誤作十有二月今改正

春秋有為魯諱之義亦有直辭而無所隱者學者疑之或謂外大惡內小惡則諱之惡甚不可掩則直辭而無所隱揔其實不然春秋定一王之法立萬世之公言也豈私內而畧外哉盖聖人之于魯父母之國也去他國則接淅而行去父母之國則遲遲吾行也越人射之則談笑而道之其兄射之則涕泣而隨之

親踈之情內外之勢所當然也賢臣善則稱君孝子不揚父惡忠孝之理恩義之分所當然也故春秋記魯之不善凡接於外者諱之奔弒殺伐之類是也非外所與則無所隱也丹楹刻桷喪昏逆祀之類是也傳謂諱國惡為禮者禮以尊尊親親為正故也或又有為賢為尊者諱之說然乎曰責賢者之備抗王室之尊則於經可矣諱則未之聞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通訓卷二

宋　張大亨　撰

桓公

滕子來朝 二 薛伯卒 莊三十一 杞伯來朝 莊二十七 杞子卒 僖二十三

公會尹子單子云云伐鄭 成十七 杞子來盟 襄二十九

孟子稱周室班爵祿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周官之制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凡三等而春秋之世則公一等侯一等

伯子男為一等故子產曰鄭伯男也而共公侯之貢左氏亦云禮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其序於經伯子男之班高下迭居靡有定位則信乎其一等矣滕薛杞故侯也黜居伯子之列單故伯也黜居子列此非一二第之也以其等為之差耳然而黜不逮於男者子男同位故也周衰諸侯黜陟之柄不歸於天子或由霸者之令或為大國所制然秦晉之始為列侯郱鄉之初賜王爵亦必請於天子而後受之則知先

王之澤蓋未盡泯春秋所以汲汲于斯者抑有謂也說者謂杞雖夏之後背乎禮故仲尼以文貶其爵同於吳楚徐越是蓋不然春秋因實以定名者也爵命受之天子而仲尼得以升黜之不幾于亂名者乎若吳徐越則外域之君也雖有公侯之地本爵不過于子春秋黜其僭稱而復其本耳非貶也所以貶吳楚者於經槩可以見之不在乎稱子也

公會齊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二　公會宋公云云于褏

伐鄭十五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莊八宋公楚子云云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僖二十一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僖二十一楚人圍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文三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宣元晉人齊人云云會于澶淵宋災故襄三十公會劉子晉侯云云于召陵侵楚定四會盟侵伐不言其所事者其事衆也指言其所事者其事專也其事專故善惡審善惡審故褒貶明稷之會以成宋亂而實無損於亂澶淵之會以卹宋災而

實無補於災裒之會以伐鄭納君而不克納召陵之會以侵楚治蔡而不克治郎之次以俟衆伐郕而不克俟處父之師以伐楚救江而不克救棐林之役以伐鄭救陳而不克伐勤諸侯暴師旅竊取其名而不効其實春秋所以正其辭也盂之會楚子有輕中國之心執宋公以求霸薄之盟諸侯有衛中國之志釋宋公以沮楚楚子不得遂其霸心中國不遂屈於外裔春秋所以正其辭也凡美惡之實苟有所見君子

不務斥之非惡訐也周旋中禮從容中道之義也惟所見之不足與明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於是君子正其辭焉此學者所當深考也

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二

脩之舞衣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禮度出焉故先王以之傳世夏后氏之璜封父之弓密須之鼓闕鞏之甲訓戒存焉故先王以之封國此之謂重器皆藏諸宗廟以為社稷之鎮守也夫大鼎者郜所自為邪

抑王所封邪自為則無法王所封則不可遺人今郜不能保而遺宋郜尚存非滅得宋不能有而賂魯魯遂藏之太廟將以考禮則取非其禮將以示訓則不可以訓宜宗廟之弗受也三國胥失故併舉而誅之凡春秋書取皆惡其不以義得此其尤者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二

春秋志外之會盟魯不與焉者凡二十有七諸侯則舉其爵大夫則不列其名揔曰人而已耳夫魯所不

與而經得以志者未必皆赴告之辭蓋亦有所謂聞而知之者矣苟闕於治亂聖人錄焉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是以諸侯之舉其爵無所疑也大夫之不列其名辟不敏也然則莒子帛隱二鄭游速定十何以名之曰二者前志之所略未可以臆斷也慎言其餘可矣

公會齊侯于蠃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讙桓三

公會齊侯于讙三夫人姜氏至自齊三齊侯使其弟年

來聘三

易之咸恒詩之周召皆夫婦之初人倫之本也咸恒則曰亨利貞吉利有攸往周召則曰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未有不正其始而能亨且吉可以有行可以化下而為治道之基者也公之娶也成昏于齊非不稱主人之義也文姜之嫁也齊侯送之非遠兄弟之義也公受姜于讙非親迎之義也姜不與公同至非女隨之義也翬逆女而不致夫人非逆女之義也年

致女而聘非致女之義也文姜失事君子承宗廟之道干饗會之禮肆往來之欲以至於殺其夫亂其國者由其始之不正故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以戒歟春秋十有二公閔幼未娶哀位未終其餘得昏姻之正者皆略之若桓莊之娶齊成女之家宋最為失正之甚者故春秋盡其辭焉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三

命者君所以詔其臣上所以令其下也有出之者則有受之者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出命者無不善而受之者誠服也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彊故出命者未必善而從之者不得已也春秋之世天子之命固不能使諸侯誠服惟大國刼之以威然後畏而退聽今此兩國者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所謂命者誰出之而誰受之邪有以見王室不綱方伯失職諸侯各自為政也不然凡會遇者亦皆不盟

此何獨以胥命云哉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五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十二夏五十四郭公莊二十四九月辛丑用郊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成十七

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夫人之所不知與史之闕文雖理所易知易見者聖人不敢加損焉畏後世之鑿也故春秋記事如日月之疑猶或闕

之以俟後之多聞者況大于此者乎左氏作傳與國語所載時有不同司馬遷作史一事而雜見數說不知者以為牴牾也其知者以為法聖人也此學者所當深考也

齊侯鄭伯如紀五州公如曹五單伯如齊文十四

外相朝聘不志于春秋其志者我所與聞者也齊鄭朝紀欲窺其間而襲之吾伯姬之國也州公朝曹欲委其國而去之來託於我也單伯聘齊欲以王命請

吾子叔姬也是皆我所與聞也紀無罪齊鄭以詐圖之州無罪杞以彊廹之子叔姬無罪齊人殺其子而執之君子惡三國之無道而傷魯之弱不能救也於是志之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五王師敗績于茅戎成元

王者之兵有征而無戰今王有討于鄭而不曰征有以見正已之道不足也天子之軍其將皆命卿今王自將之三國從王而君不自行有以見用衆之道不

立也此兎爰所以閔周也不言王以三國伐鄭不使王首難也不言鄭人與王戰不使鄭敵君也此春秋所以尊王也鄭敗王師則沒其敗戎敗王師則志之何也戎外裔也贄幣不通禮教不及王師敗于戎猶可道也鄭周之宗國王之卿士也内以蕃王室外以禦戎狄者也親執干戈以敗王師不可道也

州公如曹五寔來六紀侯大去其國莊四

諸侯之國皆受之天子而世守之者也宗廟社稷存

焉去其國而宗廟有奉社稷無隕則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仁者之所為也太王之去邠是也去其國而宗廟之祀社稷之主則與民守之效死而勿去義者之所為也孟軻之語滕是也紀侯迫于齊使其季事齊而已去之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紀於是復見合乎太王之所謂去也州公廹于杞委其國于杞而已託於諸侯民無從之者州是以不復見異乎孟子之所謂守也此春秋所以賢紀而下州也寔來者不

復反之辭也大去者不復顧之辭也

大雩五〇按經大雩乃桓公五年事原本誤作三年今改正 大雩十有九不雨七雨一大旱二

詩稱春夏祈穀于上帝則雩為常祀矣傳稱龍見而雩則雩有常時矣語稱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則雩有常所矣以其有常故春秋不志大雩非常也以旱故舉舉不必以其時故春秋志之雩而效則志雩雩而不效則志不雨不雨不雨而為災則志大旱志不雨而

曰雨者嘉及時也志不雨而不曰雨者弗及事也志大旱而不曰饑者荒政行也荒政不行則書饑　夫天災流行雖國家所不免然先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者畏天憂民故也觀舉祀之早晚察記雨之疏數則人君畏天憂民之志可以槩見矣

八月壬午大閱　六

先王寓兵政於民政不尚兵也藏武事於農事不黷武也是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所以簡車徒閑戰陳

也車攻吉日之詩是矣八月大閲不因田獵為之非事也不待農隙為之非時也然則春秋以為罪乎曰否於是魯不用兵久矣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以為近於知道者向使及其時事而為之雖車攻吉日何以加焉故明其政刑大務也非其時事小過也春秋不以小掩大亦不以大廢小

子同生六

文姜之子同出姜之子惡襄仲所殺齊姜之子午襄公皆嫡

長也同則志其生而惡與午不志何也傳謂同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是不然禮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適長雖有為世子之道然始生同未得異其禮也内則之言因傳為之也夫同有威儀伎藝而不能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陳靈公之弑魯桓公之死陳之所以亡魯之所以亂皆本于此也陳靈公之臣謂徵舒似君君曰亦似汝魯桓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是故春秋正其辭焉於陳曰夏徵舒於魯曰子同生

所以斷天下後世之疑為淫荒昏亂之戒也

二月焚咸邛七

夏之仲春君誓吏士以習軍旅遂以蒐田焚萊除草田正弊火然後獻禽以社至季春出火而後民皆用之先王之法也今以建丑之月焚焉非習軍也非田社也故不言蒐故春秋譏之四時之田非時而舉猶書其過况先時出火乎先王之出内火也必考於天然後為之所以順陰陽之闔闢厚民之生也豈苟然

哉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七郳黎來來朝莊五

穀鄧者漢上之小國郳者邾之别封也穀鄧廹楚郳廹諸戎皆雜用其禮故春秋錄其朝所以明其為諸夏也名其君所以賤其背於禮也郳後受爵乃始從中國之稱而穀鄧之後遂無聞焉

正月己卯烝五月丁丑烝八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十四吉禘于莊公閔二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僖八大事于太廟躋僖

公文二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樂宣八○按此條原本訛脫今據經文補正　有事于武宮叔弓卒去樂昭十五　從祀先公定八

祫禘烝嘗所以事宗廟者也故通謂之事亦通謂之祀而祫則遠及於毀廟之主宗廟之禮莫加焉故又謂之大事然則皆常祀也非有失不志于春秋其失在祀則指祀以示譏其失不在祀而因祀以見失則略稱事與祀而已烝冬祀也歲中不可以再舉嘗薦

新也災餘不可以復薦禘列昭穆之祀也莊未當列而姜不可列故曰其失在祀則指祀以示譏之也合食之祭宜次尊卑而亂之卿佐之卒宜廢樂舞而用之故曰失不在祀而因祀以見失也從祀先公疑於反正矣而出於陽虎之所為故春秋不目先公不指其祀所以懲其偽也宗廟之禮有國之至嚴也肆於上擅於下欲人知孝敬之實篤君親之義難矣哉文公在喪而祫與吉禘無殊而曰失不在祀何也在喪

而祫固為失矣因之逆祀則又甚焉事有一舉而兩咈於道者取其甚以責之則其餘不待貶而自見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八紀季姜歸于京師九劉夏逆王后于齊襄十五

王娶則伯叔之國主之上公逆之為之主者歸之正也劉夏士也逆不我謀歸不我告王失大昏之禮魯失主昏之義祭公專命劉夏失職皆非厚人倫美教化之道也王后者天子之匹化天下以婦道也后歸

不以禮則王不能假有家不能假有家其能化天下乎此春秋所以志也伊川春秋傳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來而以逆后為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　紀季姜歸于京師　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已明也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莫至是不能母天下也故書紀女歸而已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九杞伯姬來朝其子僖五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十四

射姑世子也已誓則有攝君之禮父命之正也杞伯

姬之子未世子也方幼則無朝聘之禮母挈之妾也鄧子夫也制義則無從婦之禮妻使之逆也朝聘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婦人與焉則國家之政可知矣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十

春秋三十有三戰未有以來戰言者言來戰而不言所與戰知吾未嘗戰也來戰彼志也不言所與戰吾志也春秋無義戰而爭地爭城至於糜爛其民則又不仁之甚者桓公即位十年于此矣雖無侵伐而不

忘武備雖有武備而不敢用戰於是三國犯之而已不與爭亦庶幾乎保國之仁矣魯鄭伐宋丁未戰于宋（十二）亦不言所與戰知宋未嘗戰也猶若此矣特內外之辭異耳

鄭忽出奔衛（十一）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十五）陳公子留出奔鄭（昭八）楚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十一○按經楚滅蔡云云乃昭公十一年事原本誤作十二年今改正）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十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哀二）

忽之出也曰鄭忽及其歸也曰世子友之執也蒯聵之納也亦曰世子留之出也曰公子比之死也亦曰公子是皆喪未踰年未成君之稱忽友蒯聵曰世子明當立也留比曰公子明不當立也蒯聵雖未立而從既立之稱明其正也留比雖既立而從未立之稱明非正也禮嗣子未沒喪不稱君而春秋之制踰年則君之故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未踰年先君雖已葬不改元不稱君所以明

繼體之義篤君親之愛也鄭忽曹羈莊二十四衛子僖二十五子惡文十八王猛昭二十二是也既踰年先君雖未葬改元以紹統正位以定民所以明君道不可曠國命不可廢也魯文公成公定公並元年衛惠公桓十三衛定公宋共公成三是也晉獻公之卒僖九經不志葬里克殺兩嗣君未踰年則曰君之子既踰年則曰君知不繫乎葬也齊昭公之卒文十四晉厲公之弑成十八經亦不志葬齊世子舍晉公子周皆未踰年稱君舍明適長周明

非嗣故不待乎踰年也齊頃公宣十鄭悼公成四邾隱公定三既葬而免喪未踰年而稱君是不知君親之愛繼體之義也頃公所以見辱於鞌悼公所以自棄於晉隱公所以見執於魯非不幸也若陳佗齊無知莒展輿弑君公子瑕逐君而自立未能自定而見誅逐故雖踰年不以國君道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于折十一陳侯使女叔來聘莊二十五○按經陳侯使女叔來聘係莊公二十五年事原本誤作十五今改正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二十七 齊仲孫來閔元季子來歸閔元齊高子來盟二晦震夷伯之廟僖十五 宋子哀來奔文十四

禮國君不名卿老又曰盛德之士不名卿老者爵齒特高之臣也不名者敬老事長之義也敬老為其近於親所以教人孝也事長為其近於兄所以教人悌也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行而王道之本立矣故君之於臣所不名者二有禮之而不名者尚齒之義也有貴之而不名者尊賢之謂也尚齒尊賢其義一

也

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十二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莊二十八宋公曹伯云云伐齊宋師及齊戰于甗齊師敗績僖十八

春秋言伐則不言戰言戰則不言伐言伐言戰惟此三者耳言伐不言戰者未必戰也言戰不言伐者伐不足道也言伐言戰者重之也此三者曷為重之伐宋之戰魯不為宋所信五會不能平宋鄭不知反求諸已而

亂以濟之伐衛之戰齊不為衛所服齊桓以霸國伐衛而經先衛及齊戰則不服可知不能威之以義而賂以要之伐齊之戰宋不為齊所受不能仗義以立正宋立孝公非正而彊以售之

春秋惡其敢行非義而怙終不反故盡其辭焉

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十三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僖二十二楚人陳侯云云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二十七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

于城濮楚師敗績僖二十八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定四

戰曰君敗曰師正也君將不稱師也鞌泓戰曰大夫敗曰師正也大夫帥師師者也邲鐵戰曰人敗曰師則知人者君或大夫也圍曰人盟曰諸侯則知人者諸侯也故紀鄭之戰所謂燕人者燕伯也泓之戰宋之圍所謂楚人者楚子也城濮之戰所謂楚人者得臣也柏舉之戰所謂楚人者囊瓦也齊桓既没宋襄圖霸而

不克成楚文王爭焉然盂之會宋有憂中國之心楚有輕中國之心泓之戰宋有仁人之心楚有禍人之心故自盂之後春秋志楚之君臣則皆人之及晉文興而後止有以見聖人閔中國之無霸而憂荊楚之肆行也

春無冰十四二月無冰成元春無冰襄二十八正月雨木冰成十六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僖三十三十月隕霜殺菽定元

詩七月紀日星霜露之變以驗百物之生成以為寒

燠之候所以謹民時前民用王業之先務也今也陰過剥而不氷陽未復而不殺應雪而雨氷應露而隕霜是皆失天地之和反隂陽之正物将疵癘而歳将不熟此有國者所當深憂非止雷電雨雹之失其時而已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十四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僖二十六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戰于栢舉楚師敗績定四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昭二

十二

宋魯蔡國小而師寡其能入鄭取齊敗楚者用大國之衆故也故稱以爲王者之征霸者之伐亦必用諸侯之衆而後克然不稱以者王以德行仁其用不在衆也霸以力假仁用衆不足道也是故商受牧野之旅無以敵周齊桓召陵之師不能屈楚若小國而用大國之衆以取勝於是乎稱之至於劉單臣也以其君出入春秋無避者猛當喪未君故也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十五

舜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其法曰車服以庸周宣王錫命諸侯其詩曰路車乘馬是知車服者帝王以錫有功者也春秋之世國君大夫猶有受路車命服之賜于王者今莊王乃反求諸魯何哉豈徵其所嘗錫者乎抑魯所自為者乎徵所嘗錫則賞不信魯所自為則工不度故賞刑失自求車始也

鄭伯突出奔蔡鄭伯突入于櫟十五至莊四歸不書衛侯朔出奔

齊十六衛侯朔入于衛莊六衛侯出奔楚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僖二十八衛侯出奔齊襄十四衛侯入于夷儀二十五衛侯衎復歸于衛二十六

諸侯出奔則失國失國改立君則失位無國與位則不得稱其故爵正也國君出奔皆名不名者義見僖二十八此四君之出也其國固改立矣突之出凡十有八年而後復國鄭立世子忽子亹子儀子儀稱鄭伯朔之出凡八年而後復國衛立黔牟鄭之出凡兩月而後復國叔武稱衛子衎

之出凡十有二年而後復國衛立剽七會稱衛侯是內有一衛侯鄭伯外有一衛侯鄭伯也春秋不與其一不奪其一不嫌一國有二君何也忽以世子嗣位而不終叔武以君命攝位則不正無疑也其他則在外者以無道出者也在內者以無道立者也吾獨誰與而誰奪乎或曰君雖無道因其出遂奪之位而亦可以為君則豈非獎篡矣乎曰在外者雖有君名而無君國之實在內者雖有君位而無定位之威不能去出君然國人

既君之矣諸侯既會之矣吾獨不謂之君可乎雖謂之君而外君不没是不與其為君也夫國人之罪也國人有承命之理故也諸侯會之諸侯之罪也諸侯有討罪之義故也吾亦謂之君所以恕國人責諸侯也恕國人責諸侯然後篡者之惡不容於貶夫諸侯出奔歸入或先名或後名皆春秋新意惟突朔出入名之以其篡也篡者義固不當為君雖其歸入猶奪之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十五歸十三復歸五入十一復入二歸入言所自十有六

皆反國也有難易逆順之别焉其入也易則謂之歸歸順辭也其歸也難則謂之入入逆辭也鄭突因忽之弱桓曹赤因羈之奔莊二十四衛侯鄭先誅瑕咺僖三十蔡侯廬陳侯吳始就封國昭十三邾益衛彄有助之者哀八哀十曹伯趙鞅有請之者僖十六定十三蔡季楚比有召之者桓十七昭十三其國莫為之難則其入也易故同謂之歸

也大夫而志歸者其罪釋也復得其位故也鄭忽之出宋立突以篡之衛侯鄭之出晉立叔武以伐之曹襄為晉所執而分其地衛衎為臣所逐而不得入其失位非其罪也故於歸以復位言之許叔之入許鄭雖與之非國人之謀也桓十五陽生之入齊齊雖召之非國卿之意也哀六鄭伯之入櫟桓十五小白之入齊莊九衛衎之入夷儀襄二十五去疾之入莒昭元衛朔之入衛莊六王猛之入王城昭二十二天王之入成周昭二十六其國有與

之競則其歸也難故同謂之入也大夫而志入者欲以叛也復入者欲覆其宗國也其言所自者明非私反也不有顯名之者則有顯納之者也陽生雖有召之者而非顯名欒盈雖有納之者而非顯納故皆不言其所自也元咺君執則已歸君失位則已復位據位以伉君專祿而不臣故亦同謂之復歸也人臣也而與其君同辭則咺之罪於是乎不測矣此數端者非以為君優劣之差也葢以明宗廟社稷之難保土

地人民之易失爵位名器之不可忽以為有天下國家者之戒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通訓卷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監生臣黄鍾

謄録監生臣卞爾巖

春秋通訓卷三

宋 張大亨 撰

莊公

三月夫人孫于齊元

父母之愛一也父在則為母期君父之敬一也君前則名其父有至尊者不敢貳之也所謂愛以禮敬以義者也夫人小君也國以君道事之者也夫人君母也國人以母道事之者也夫人之於桓公以親則夫

也以義則君也父也已弒君父而欲國人以君道母道事已得乎哉故春秋因其去國而絶其親也然則為莊公者奈何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叟殺人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濵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此固非莊公之所能為也君子所以望於莊公者然也

單伯送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王姬歸于齊　元齊王姬卒　二

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先王之使其臣也必度于禮禮可以命之而彼不可行先王弗使也禮可以行而我不可以命之先王弗命也君子之事其君也必致其誠君命以事事茍可為而適於義必以誠為之事雖可為而義不可彊必以誠辭之是以必君使臣不失其禮臣事君不失其忠也魯之於齊弗與共天下之怨也王不當使魯主其昏魯不當受王命而不辭在諒闇之中而修嘉好之事廢經常之制

而爲創易之謀是王使魯不以禮而魯事王不以忠也天下固多同姓之國矣何必在魯此春秋所以盡其辭也館言築而不言作作之制弗備也猶邑言築而不言城城之制弗備也

王使榮叔来錫桓公命元天王使毛伯来錫公命文元天子使召伯来錫公命成八

諸侯有天子之命然後爲君雖以世子繼立王必命之然後定位此治世之法也王道衰諸侯篡竊自立

不皆命于天子天子亦皆就命之魯閔宣之類是也間有立得其正王亦從而命之如魯之文成者雖非治世春秋錄焉所以明正始之道定天下國家之本也獨桓公弒君而得位王不能討既死又追命之此何法邪夫君以出命為重者也出之不當則自輕其命臣以受命為榮者也受之非正則自貽其辱以此見莊王不明而桓公之罪為不沒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 元 紀季以酅入于齊 三 紀伯姬卒紀

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四 紀叔姬歸于酅十二 紀叔姬卒二十九 葬紀叔姬三十

齊遷三邑酅又入齊則紀亡矣不曰紀亡者其都未泯其君未去也紀侯大去其國然後紀亡紀亡而二姬猶繫之紀者其祀不亡也紀祀不亡則季之國何以名酅曰季析侯國而為附庸以酅君而奉紀祀者也是故侯雖失紀而不謂之亡紀雖無國而不謂之滅酅雖入齊而不謂之遷齊雖得紀而不謂之取紀

雖屬齊而不謂之降也季之入齊也文叛而實非叛也春秋叛者雖賤必名雖出不言所向之國以地來者不言叛也今季以地外附而不言且言所向之國是以知其非叛也紀侯委國而去之非人主之常情紀季以地附仇非人子之正道然與其死社稷孰若保之為貴與其覆宗祀孰若存之為貴事有時而不得已歸于忠恕可也故聖人之於與奪不狥其名而稽其寔不論其迹而原其心雖罪其敗常亂俗又惡

夫執而賤道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權非賢者不能用非聖人不能察也以其難察故春秋盡其辭焉

公及齊人狩于禚四

公曷為及齊之微者狩齊人非微者也謂齊侯也曷為人之以莊公之義不得不人之也魯之于齊弗與共天下之怨也天下之怨莫重于君父絶母之親外

王姬之館是將以直報之矣今也越境而就之狩非齊之欲而我欲之何哉且狩以奉宗廟為先者也與人共之既不正矣與讎共之宗廟其享之乎向也絕母之親不為不孝以存父也外王姬之館不為不恭以篤親也今則二責併舉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莊公之謂也

王人子突救衛六　公會王人齊侯云云盟于洮僖八　公會王人晉人云云盟于翟泉二十九

春秋書王人者三皆貶也王子突既人之又斥其名何也夫二盟之貶以其盟也盟所以質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故諸侯不盟天子也今以王大夫下盟列國於是人之衛侯朔之初搆殺其兄而奪之國天子不能正已而見逐於臣天子不能討逮諸侯納之然後救焉由前則為奬篡由後則為助亂春秋責王政之不綱莫重于此王不可貶故重子突之誅以示之夫咺糾冢宰也不能治隱桓之亂瑕朝王

族也不能避簒奪之惡其身與有罪焉名之宜也子突為王行師而失當耳豈亦蒙莫重之責葢古之為使者受命不受辭為將者受師不受命突為王將而不知引以當道亦自陷於輔桀之誅也猶之目楚子以殺蔡侯其惡見矣又斥其名焉重之也夫

齊人來歸衛寳六

向也三國之君同討宋亂而桓公遷其重器則桓為平宗之主矣今也四國之兵同納衛君而莊公俘厥

寶玉則莊為伐衛之主矣夫討亂國而正其嗣君伐
叛臣而納其出君此天子之事方伯連率之職也上
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則鄰國主之可也今也見利
而忘義始正而終邪操討罪之權而為貨取之計所
以見疾病于春秋也宋以賂遂相宋公賂非宋志也
宋公當立者也故謂之取衛以賂遂納衛侯賂衛所
欲也衛侯不當立者也故謂之來歸
正月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又曰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春秋之世諸侯用師屢矣未有先自治而後出者亦未有全師而自歸者今莊公不以圍郕之役為小而殃民以逞不以郕降于齊為怨而殺人以爭書師還則知無所復爭還者事既畢也復者事未畢也可謂以仁存心以義勝欲者也夫兵不患於用患其不治而

用也兵不患乎出患乎出而不迓也治而後出出而能迓則庶幾於文王之師矣此采薇杕杜之所為作也莊公之兵未必盡爾然能舉斯以加諸彼則文王何遠之有故曰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此春秋所以盡其辭也

郕降于齊師（八）宋人遷宿（十）齊人降鄣（三十）齊人遷陽（閔二）徐人取舒（僖三）取根牟（宣九）取鄟（成六○按經取鄟乃成公六年事原本誤作八年今改正）取邿（襄十三）

凡曰降曰遷曰取者皆得其國之辭也降者服而臣之也遷者徙以自近也取者有其境土也如是則其去國滅矣而不謂之滅者以為附庸存其宗祀也夫諸侯之有附庸也蓋受之天子詩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孔子曰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社稷之臣也末世諸侯放恣彊大者力能并吞則兼寡弱而有之故曰大國多數圻矣春秋惡其得之多術故異其辭焉

公伐齊納子糾九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文十四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哀二

古者諸侯之子命于王然後繼立雖有父子之親不敢私也王為諸侯立之子非嫡則長雖有賢否之差不敢亂也周宣王為魯立子舍長而建其少魯人弗從仲山甫以為民必棄其上況非王者之命乎鄭駟氏為子游置後舍子而立其叔晉人問之子産以為晉大夫專制其位況臨之以兵乎故凡乘亂而為人

置君咈衆而制人之國者春秋一謂之納盖不以正
不正定其是非以其皆非道故也魯莊公納子糾可
謂長惡而不悛矣進不能定其位退不能庇其死故
春秋惡之我師敗績齊取子糾是也晉趙盾納捷菑
可謂知過而能改矣不恃力之有餘而畏義之不克
故春秋善之弗克納是也然則既善盾矣亦人之何
也以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之權雖自悔猶不可贖
所以申大教也衛世子為子所拒而亦不與大國納

之何也曰世子欲人之害其母而晉不加討乃惡子
拒其父而固欲納之宜衛人之不服而趙鞅之不勝
也由鞅不遂納于國而置之戚所以免大貶也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十楚人滅弦弦子奔黄五僖秋滅温
温子奔衛十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六二十楚子誘戎蠻子
殺之六昭十
五國之君失城而奔失位而虜其不名何也夫禍莫
大于滅亡辱莫過于臣虜然力有彊弱事有幸不幸

顧所以取之如何耳春秋尊義而不尊勢與正而不與彊者也勢能滅人之國彊能奪人之君茍悖義而害正君子不貴也禍辱之來非已所召不幸而及焉吾如彼何哉不悖于義不失于正斯可矣譚不賀齊返國夔不祀楚鬻熊恃有先王之禮焉弦不暱于楚温不能于狄恃有中國之義焉戎不疑楚之欺巳恃有大國之信焉以是取滅雖滅而無憾以是取辱雖辱而不屈也孟子曰生我所欲也所欲有甚于生者

故不為茍得也死我所惡也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此五國所以不得罪于春秋也

荊敗蔡師于莘十荊人來聘二十三楚人伐鄭僖元宋公楚子云云會于盂二十一楚子使椒來聘文九○按經楚子使椒來聘乃文公九年事原本誤作八年今改正叔孫僑如會晉云云會吳于鍾離成十五公會晉侯云云吳人鄫人于戚襄五公會晉侯云云會吳于柤十吳子乘卒十二季孫宿叔老會晉云云會吳于向十四吳子使札來聘二十九叔還會吳于柤哀六

吴楚徐越其與戎狄一也戎狄本居四裔言語衣服不通于上國春秋記之曰戎曰狄而已徐越介處一隅朝聘會盟不合于正禮春秋記之曰徐曰越而已或人其人或子其子其君非有善可褒有功可進也小國也其為中國患也淺至于吴楚土廣而民衆士武而兵利國富而力彊志大而慮遠大國也其為中國患也深春秋記之必以其漸始曰吴曰荆曰楚次曰人曰子曰使累其善而後進焉不併舉中國之道與之

也吴楚在周㣲甚聖王不作然後起為僭亂楚有政刑之物或能移其風俗是以屢進而與中國等吴姬姓也而祼以為飾雖復屢進終不能易其舊俗是以斥而外之其于會盟殊而不列然方齊桓之霸吴固未通楚雖盛彊亦未能與中國亢春秋所進人其人而止耳齊桓既没然後楚得稱子浸而儕于諸夏其後吴徼百牢楚問九鼎不復以禮義自居是知春秋所進非以其善為足與也盖以明中國外裔盛衰之

漸也

會齊侯宋公云云同盟于幽十六及蕭子盟于女栗文十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文元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于郪邱十六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宣十四○按經公孫歸父會齊侯乃宣公十四年事原本誤作十六年今改正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十五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成元叔弓會楚子于陳昭九仲孫貜及邾子盟于祲祥十一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定三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哀二

此內大夫會諸侯則黜其名以申諸侯之謂也或謂春秋尊魯故內大夫會諸侯無貶是盖不考于禮不度其情者春秋之謹名分也非為一人一國設也所以公天下示後世也聖人于父母之國雖以親親為本而于名分之際必以尊尊為主親親者欲天下後世之仁其親也尊尊者欲天下後世之敬其君也此兩者皆所以為公也豈顧屈公義而私已國邪魯大夫會諸侯而無貶者皆有故也陽穀鄟郳公有疾也

戚赤棘句繹祲祥公在喪也此所謂已之有故者也
穀之會歸父伉也拔之盟邾未君也喪未踰年楚子
之再會所謂夷狄之也向曰良霄不稱人伉也今曰
歸父不黜名伉也臣之伉君罪也而有名章徹無乃
奬惡乎曰先王所以辨榮辱之境者以其有分義也
處于分義之内則為榮置諸分義之外則為辱衛元
咺以臣訟君與君迭為出入春秋志其歸國同於人
主復位之文非登咺也所以重咺之罪也良霄歸父

之名義蓋如此其後良霄以肆侈蹈禍歸父以召亂致逐春秋見微知顯于是為信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三十

齊侯昌為與諸國微者會桓公將以定霸也桓公將以定霸則與微者會何也在易之屯剛柔始交而難生之卦也其初九曰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當齊桓之時天下無王久矣南有僭竊之楚北有彊䖍之狄桓公將率

諸侯而尊周修霸職而平亂平弒君亂于是動乎險中經綸以極其難盤桓以行其正思所以得民而濟此者其唯以貴下賤乎由北杏之會一舉而得天子再舉而得諸侯故桓之霸功自北杏始也宋襄求霸亦為曹南之盟然一會而虐二國之君與桓異矣僖十九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十四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也周衰諸侯用兵未有請于

天子者今伐宋之師齊桓獨請于周周以王官會之此盖知征伐自天子出之義也周衰諸侯會盟未有主于天子者今鄄之會齊侯獨主于周周以王官臨之此盖知禮樂自天子出之義也古者方伯連帥之職必命于天子是故賜之弓矢然後征伐賜之鈇鉞然後殺梓材之書韓弈之詩文侯之命是也桓公之覇也雖不躬受于王朝亦假天子之命以行之故桓公再合諸侯則王使召伯賜之命（莊二十七）文公始合諸

侯則王使尹氏授之策僖二十八此所以成霸功也初會于鄄齊未霸也王官臨之盖將授之矣再會于鄄齊遂霸也諸侯親之于是授之也踰一時兩會於鄄故知親之初會于幽諸侯猶有不至者莊十六魯侯不至王命未之及也再會于幽諸侯畢至于是命之也莊二十七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十五

此齊桓始霸之會九合諸侯之首也兩幽檉貫陽穀首止寗母葵邱

凡九穀梁加北杏前鄄為十一宋為上公當序諸侯上時既有先之

者矣陳本小國每序衛侯下而時未有進之者桓公之霸也謂宋嗣商為二王之後謂陳嗣舜為三恪之客故定其班焉是後主夏盟者弗復敢易以其所處合于道當于禮故也詩云告爾憂卹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言序爵之不可緩也爵先王所以訓上下定民志朝廷之先務也牧伯佐王正天下者也于其初政能以序爵為先可謂知所本矣齊桓以牧伯之尊自應為諸侯冠而晉文以後亦以齊嘗霸中

國序諸宋上遂終于春秋

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十五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十六公會宋人齊人伐徐二十六宋公齊侯遇于梁邱三十二

齊之未霸也宋每以王爵為諸侯先既霸之後則宋每序齊下以終于春秋今齊霸矣宋人猶先齊何也春秋稱人者非貶則微者也微者無班或以先至或以主兵非王爵之序故無嫌也梁邱宋地也桓公遇于其境以賓主之禮交之故宋為先幽亦宋地也諸

侯會于其境以方伯之禮臨之故齊為首以賓主交之所以崇敬讓以方伯臨之所以正名法崇敬讓者和兄弟之道也正名法者尊王室之義也故曰五霸桓公為盛也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十六齊桓　幽二十七齊桓　新城文十四晉靈　清丘宣十二晉景　斷道宣十七晉景　蟲牢成五晉景　馬陵七晉景　蒲九晉景　戚十五晉厲　柯陵十七晉厲　虛朾十八晉悼　雞澤襄三晉悼　戚九晉悼　亳城北十一晉悼　重丘二十五晉平　平丘昭十

三晉
昭

凡合衆而盟皆同盟也獨此十有六盟謂之同何也古者天子合諸侯六年五服畢朝則盟于國門之外十有二年時廵則盟于方嶽之下故名之曰同同者協制度一好惡之謂也非以其有異向也春秋之世霸者合諸侯則無常期也亦無定所也是時周雖衰楚雖彊天下猶一於周無異向之嫌也桓文之後則楚與周敵矣齊桓為幽之盟十有二年而再會于幽

庶幾于古是後諸侯始有叛中國而即楚者于是霸國合諸侯而盟之亦名之曰同同者討貳心固同欲之謂也非古之所謂同也晉趙盾秉楚莊之幼弱因衛鄭之請平乃相靈公為新城之盟欲遂服楚而靈公無道終以不競自此以來楚之視中國益輕晉之圖諸侯益急故景厲悼三君凡盟皆謂之同總其實蓋未嘗同也惟悼公庶幾于復霸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則亳北之盟猶有齊桓之遺畧焉于是中國同矣

其與晉異者反在齊耳重邱之會平公所以服齊也平邱之會昭公所以服齊也昔之欲同者内中國而外異域也今之欲同者中國之自為異者也有以見霸德益衰而王道益不亢也記曰殷民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茍無忠信誠慤之心以莅之民其有不鮮乎詩刺屢盟春秋譏同盟其義一也

邾子克卒十六小邾子來朝僖七

邾魯附庸也前此未爵曰儀父而已齊桓修霸始與

于北杏之會從之伐郳其功未見于天下其名未列於諸侯越二年而遂得以爵通于春秋此霸者請而封之也小邾宋附庸也前此未爵曰郳黎来而已齊桓初霸猶有叛宋之罪為三國所伐其功未見于天下其名未列于諸侯越二十有五年而後得以其爵通于春秋此亦霸者請而封之也夫齊桓封之附庸豈定霸之先務哉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有虞之後下車而封夏殷之後所以懐諸侯勸初附

也在易之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之卦也其彖曰比吉也比附也不寧方来上下應也然則建萬國親諸侯所以来不寧之方致上下之應也不寧来上下應所以成比附之吉也邾陸終之後也郳邾之别封也齊桓始霸而封邾既霸而封郳然後城楚邱而封衛城緣陵而封杞合于武王之封比卦之吉所以功獨優而名獨顯也

齊人執鄭詹鄭詹自齊逃来十七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

歸不盟僖五公會晉侯云云于鄬陳侯逃歸襄七

人君國之本也大臣國之榦也本易搖則傾榦不寧則撓治亂存亡之所繫不可忽也陳鄭有國之君不知以社稷為重見楚之彊輕背中國為詭隨之計鄭詹執國之政不知以義命為守畏齊之討輕怒大國而為苟免之謀其後鄭有乞盟之辱僖八陳有入郛之禍襄二十五故春秋不以人君大臣之舉動言之而謂之逃也昔數紂之惡曰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逋逃

者罪人之事盜竊者之所為也非人君大臣之體也傳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其是之謂乎

齊人殲于遂十七　鄭棄其師閔二　梁亡僖十九

春秋論人之功罪必即其實論功罪之實必考其情遂人之殺齊戍髙克之喪鄭師秦人之取梁國其罪明矣然春秋不以委之而以三國自盡自棄自亡為文所謂即實而考情者也夫齊使人戍遂而弗戒鄭使克禦敵而弗召梁使民亟城而弗休雖微敵與秦

遂其能免于散亡乎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此三者蓋聖人欲天下後世知已之有罪而不責于人之意也

公追戎于濟西十八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僖二十六

敵勝而去則不可追追者敵之敗者也敵緩而去則不俟追追者敵之奔者也君子之衛其國也非恃已之戰能勝敵也敵未戰而敗斯止矣非矜已之力能

却敵也敵之畏而遁斯止矣是以先王之法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故國得保其社稷民得正其性命此所謂不嗜殺人者今濟鄭遠矣魯猶追之其不至于喪師幸矣戎不言來明未至而遁也齊不言敗明未戰而走也宣王之伐玁狁也至于太原驅而出之而已其征徐方也王曰旋歸服而舍之而已此所謂仁義之師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十九

公子魯卿也而為陳滕臣是失職也滕臣賤役也而與霸者盟是侵官也卿體國者也其受命以出有可為者有不可為者從君之命而至于累國此不可為者也雖固位以辭之可也專君之命而可以利國此可為者也雖出位以任之可也今結以國卿之貴而不能辭賤臣之役致其君使臣不以禮非以道事君者結以媵臣之賤而參霸者之盟致其國有西鄙之伐非出境安社稷者特有累國之辜專命之戮耳此

春秋所以盡其辭也

正月肆大眚癸丑葬我小君文姜二十二〇按經葬文姜乃莊公二十二年事原本誤作二十一年今改正

肆眚有國之常也常事不志此其志何也葢以是葬文姜夫眚災過也雖大必宥怙終故也雖小必刑此堯舜之法也文姜之惡甚矣姦于齊絶于魯如是不悛乃始僭享會如他國蔽以堯舜之法是謂怙終雖天子有肆眚之命亦在不宥之列而莊公以子赦母

乖尊親之義以母忍父忘宗廟之敬此亦堯舜之罪人也故肆大眚而後葬文姜以公為悖于道昧于法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二十二）楚公子比出奔晉（昭元）莒殺其公子意恢（昭十四）蔡公子履出奔楚（襄二十○按經公子履奔楚為襄二十年事原本誤作三十今改正）陳公子留出奔鄭（昭八）宋公子地出奔陳（定十

公子者非嗣君之諸父則其兄弟也公子以族言之也兄弟以親言之也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者公子未

命為大夫者也以其重視大夫故得專稱其族殺公
子而兼言大夫者公子既命為大夫者也以諸侯無
專殺故必兼正其名魯殺公子雖既命不言大夫諱
内惡也外殺公子雖未命必志之惡賊親也先王之
制公族雖有罪不以犯有司之正術𠖥之協和萬邦
平章百姓蓋自親九族始晉昭公不能親其宗族詩
有杕杜之刺宋昭公不能庇其本根傳有葛藟之譏
故春秋紀公子之事不以非大夫而畧之所謂天下

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也

公如齊納幣二十二秋丹桓宫楹二十三春刻桓宫桷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二十四

詩采蘩稱召南夫人不失職謂其可以奉祭祀也夫可以奉祭祀者謂其有事舅姑之孝事宗廟之敬也孝敬備然後夫人之職舉桓公見殺于齊而莊公以齊女為夫人欲責其孝則彼嘗賊我臣子之所疾也

欲責其敬則我方𩦼彼鬼神之所棄也是皆不可以奉祭祀不可以奉祭祀則不可以當夫人之職矣夫莊公不知敬其身而娶于孟任不能閑其母而暱于𩦼黨即位二十四年而始娶喪毋未三年而圖昏忽宗廟之制而侈飾以誇𩦼違昏姻之義而先至以從約亂男女之别而用幣以取悅以至忘父子之恩而娶𩦼以承祀皆非所以經夫婦成孝敬也夫婦者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哀姜淫于二卿殺其二子幾喪

魯國終見討于父母之邦者由其始之不正也是以春秋盡其辭焉

曹殺其大夫（二十六）宋殺其大夫（僖二十五）宋人殺其大夫（文七）盜殺衛侯之兄縶（昭二十）盜殺陳夏區夫（哀十三）

王制諸侯之卿必命于天子故欒盈以士匄為王之守臣管仲以國高為天子之二守晉景公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周定王謂鞏朔未有職司于王室是知春秋之世諸侯雖僭而命卿之制猶有先王之舊

焉夫既以天子之命佐其國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禄于國有賦于軍有罪則當請于王而後致刑是以葵邱之會壹明天子之禁其四命曰毋專殺大夫也專殺且不可況如晉鄭一朝而尸三卿乎故春秋每于殺逐命卿之際必以大夫言之（謂逐及殺）所以督其肆也稱人以殺者衆也稱國以殺者君也稱盗以殺者賊也賊亂之徒人得誅之故雖非衆殺以衆志焉罪戾之臣上所當討故雖非君殺以君志焉貪冒之人人

所鄙惡故雖非賊殺以賊志焉衆不當責而賤不足責所可責者惟君殺耳君非不可殺所不可者惟專殺耳殺不以其罪則雖大夫不名也事累于其上則雖無罪名也凡殺君及其大夫者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春秋志殺大夫不一其辭者由君臣之道皆未盡故也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二十七王子虎卒文三劉卷卒葬劉文公

天子諸侯之大夫生不得外交没不得外赴所以明臣子之義不可貳此古之制也陳莊子死赴于魯魯人欲勿哭繆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竟雖欲哭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故有愛而哭之者有畏而哭之者春秋之世天王崩諸侯卒猶有不赴于魯魯猶有不會其葬者况大夫乎傳稱鄭公孫蠆卒赴于晉大夫大夫大夫赴于同位禮容有之今此數人卒葬見于經則不獨

赴于大夫而已也非暱其所愛則有畏而然也天子不能明其制諸侯不能謹其度大夫不能循其法直情徑行而無所顧忌也此大亂之道也虎不稱氏生未賜氏也卷不稱爵死不世爵也此春秋所以遵王道也

莒慶來逆叔姬（二十七）宋蕩伯姬來逆婦（僖二十五）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宣五）

天子娶諸侯主諸侯以與之諸侯娶大夫主大夫以

與之君臣之分賓主之埶不敵也魯女嫁于諸侯則志之接于公告于廟也嫁于大夫則畧之不接于公不告于廟也此大夫也而志者以公為之主而歸之也大夫有越境之罪公有屈已之辱亂君臣之常分失昏姻之正禮故春秋謹之其曰婦者有姑者也曰子者有親者也逆稱字者大夫敵也逆婦夫道也非舅姑之所當行也

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二十八

春秋戰不書地者惟桓十三年及此年耳向也桓與紀鄭伐宋而齊乃居宋上令也齊以伯者伐衛而衛反及齊戰皆非春秋之常何也夫戰不書地者其地不一也或曰城下之戰也魯方與鄭睦故推魯為首

十四年會曹來盟　齊方為小伯故推齊為敵齊莊為小伯見鄭語齊桓受命之霸也承王命伐衛不以正討而以賂成故衛人不服而反與之伉春秋即其實而正其辭所以示貶也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二十八歸粟于蔡定五

春秋之志凶年必先見其所以致之者莊之無麥苗宣之再饑襄之大饑或以水或以螽也今也大無麥禾至于告糴鄰國而不言所致何哉以見人力之不盡農政之不修而非天災使之然也夫不知盡其力修其政致國無餘蓄一年不登則告病焉國非其國也故無麥禾則不言所致告糴則不言如齊所以刺魯君臣也告糴者得否未可知也歸粟者不待告也

楚方圍蔡于是魯矜其亟而周其急于蔡無乏之畜之非于魯有卹鄰之義故蔡不言其所致而魯不待乎來告也

新延廐二十九　新作南門僖二十　雉門及兩觀災新作雉門及兩觀定二

新者即其舊而增飾也新作者棄其舊而改為也魯之始封體國經野固有周公伯禽之制法焉所謂延廐者天子之閑廐也南門者天子之寢門也雉門者

天子之應門也周官校人之職莫廣于十有二閑故知延廐為天子閑廐顧命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故知南門為天子寢門諸侯通有閑廐惟魯得用王廐之制諸侯通有寢門惟魯得用南門之制諸侯通有雉門惟魯得用應門之制後世變亂失其本法延廐當改舊而不改二門當因舊而改之故春秋譏焉夫聖人大復古車攻之美宣王駉閟之頌僖公皆謂其能復文武周公伯禽之舊也門廐雖微而失先王禮文

度數之意是以聖人謹之不然則大室新宮亦嘗修舊矣何以不見錄于春秋邪

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三十一）築鹿囿（成十八）築蛇淵囿（定十三）

古之有觀臺也以望氛祲為歲備也其有苑囿也以待弋獵為祭備非肆欲以事遊觀也用民之力則與民同之非厲民以自養也故文王之臺民樂其有靈德文王之囿民猶以為小今魯公奪民時勤民以事

遊觀而不與民同之非文王用民之道也臺言築取其高也囿言築欲其固也不謂之作無所作也

齊侯來獻戎捷三十一

春秋之世諸侯小朝大大未有朝小者君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小獻大大未有獻小者朝而獻物聘而獻功況霸者哉齊桓之霸也以德不以力以功不以勢會則親接四國之微者伐則請師于天子會王世子則不敢主其會尊王世子則不敢與之盟可謂知禮矣今也朝魯而獻

戎捷以為讓則奸先王之典以為惠則屈方伯之威而春秋不譏其非禮何也齊桓之伐山戎蓋以衛中國也齊桓之獻戎捷蓋以撫諸侯也伐戎小事也衛中國大功也獻捷小失也撫諸侯大德也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文王之所以為西伯也詩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文王之所以造區夏也宋襄一會而虐鄫滕之君晉文一戰而分曹衛之地君子比其德而計其功則齊桓之禮可以無愧矣

城小穀二三十城楚邱二僖

二城之役魯自城乎盖齊侯以諸侯城之也然則曷為不繫之齊侯曰管仲有定霸之功故桓公授其邑而封之非有天子之命也諸侯之地昔受諸天子者也無天子之命而授以封其臣春秋之所惡也若管仲之功則施天下被後世者也得百里之地而處之非過也然而非先王之法也衛為狄所滅國人分散桓公救而封之非有天子之命也諸侯之封當命諸

天子者也無天子之命而輙建其國亦春秋之所惡也若衛之滅則在所可興者也遺之車馬器服而國之非過也然而非先王之法也上無明天子有功不能賞有罪不能罰有滅不能興有絶不能繼春秋下俟伯救患之權開臣子奮庸之路上欲存先王御世之法示天子威福之柄是故不與其城則不繫之齊不奪其城則若繫于魯此懲惡勸善之本經世立教之體也厥後無大功而得邑如晉之封趙魏非霸者而

專封如楚之復陳蔡是皆桓公之罪人耳

公子牙卒三十二

子般可為世子而莊公不知早定所以啟叔牙之言也慶父亂乎小君而莊公不知早正所以致二子之弒由慶父之亂成慶父之亂由叔牙之言啟叔牙之言由莊公之惑也然而叔牙之言非已利之也智不能及仁不能守而動不以禮也公未薨慶父未篡叔牙之言未行季友本其心而罪之故隱其誅焉所謂

君親無將是矣或曰不言殺者為季友諱也夫周公殺其兄石碏誅其子叔向戮其弟義有重于恩國有重于家二者不可得兼取所重焉可也亦何諱之有

公子慶父如齊三十二公子慶父出奔莒閔二

子般之弑國無嗣君季友之出國無冢卿故慶父得以奔齊其曰如者以見國不討賊賊不畏罪也閔公立矣季友歸矣踰年而賊猶未討故慶父得以奔莒遂曰奔者以見惡之既顯也其後友殺之不曰殺者

以見罪之不正也慶父之適齊也魯人之力或不能討君子恕之慶父之奔莒也季友之力可為而不為于是君子責之夫季子之心蓋以緩討為仁以隱其惡為義以連殺二兄為嫌者也此見善不明用心不剛之過也周公之討管蔡也作大誥以諭國作鴟鴞以諭君天下不以為訐其親二年而罪人得三年而勞歸士天下不以為緩其賊所存者公與忠也使季友之歸即明慶父之惡以示國人則閔公之世雖緩

慶父之誅必無後禍矣故君子不以是責魯人而罪季友之不為也或曰闔閭弒王僚崔杼弒莊公季札晏嬰至而不討君子亦不之責何也曰不居卿之位不聞君之故則亦不任君之責矣豈季友比哉

閔公

季子來歸元

季友之適陳也不志其奔而志其來歸何也凡奔云者負罪以出見追逐而不遑暇之辭也友之適陳全

身以遠害求援以庇國者也非聘也不可謂之如非罪也不可謂之奔然其出則不可不見也故以來歸明之君臣反國未有以來歸志者友違難而去魯人憂其不來去之他國魯人憂其不歸故來歸者喜之也喜之為其能討國賊平國難也今也賊未之討難未之平是徒能反國而已故來歸者責之也夫為國而出為國而歸則書季子以貴之歸不能去賊而弭難則書來歸以責之一言而善否見焉褒貶具焉此

之謂法言

齊仲孫來元齊高子來盟二

天子之命方伯盖欲以靖諸侯也諸侯之仰霸者盖欲以託社稷也齊桓受命之伯也魯卿連弑兩君既不能正其罪又從而窺其國此乃諸侯無伯之害非所望于齊桓也仲孫能引其罪以當道使寧魯而親之可謂忠矣高子能置人國于不傾為立君而撫之可謂仁矣故二子不名所以嘉存魯之功來不稱使

所以示無伯之罪

吉禘于莊公

喪祭禫而後稱吉禮也魯之喪莊公也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而麻不入然則當時君臣雖未終喪蓋皆吉服矣豈獨禘為然哉禘大祭也故于是譏焉耳傳曰君薨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特祀者喪祭也于主者不于廟也烝嘗禘者常祭也于廟者不于寢也今曰吉禘則非喪祭矣稱

莊公則不于廟矣閔公幼大臣臧孫紇李友之徒畏慶父之亂不復盡禮於先君故春秋正其辭焉